



# 快 訊

## SSL Express

2014年第27期(总第76期,7月17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2014年6月25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与海康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召开了“2014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发布会暨中国养老保障方式改革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郑秉文教授应邀做主题演讲,题目是《从退休收入结构来源看社保体系改革的两个难点》。下面是郑秉文教授演讲的速录稿,经本文审阅。

### 退休收入结构失衡说明了社保体系改革存在两个重点

**郑秉文:** 谢谢陈教授的邀请,祝贺这么好的一个指数成功发布。在我们的学界又多了一套工具,我表示祝贺。我昨天夜里连夜拜读研习信息量这么大的指数,感觉到有一些特点,去年我们也发布了一个,还是有些感觉的,觉得比去年我们中心做的要好的多,有四个特点:

- 一、信息点很多。各级指标设置的都非常好,很细致。
- 二、信息量很大。洋洋洒洒,信息量不小,甚至还包括一些住房方面的信息。
- 三、指标体系比较完整。

四、调研结果比较准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手里还有其他几个指标体系,对比起来,主要结果都差不多,我在发言里会用到。

昨天我阅读这个指数,看到信息量这么大,如同信息轰炸一样,看了两个小时也没有总结出我发言的点。最后,我还是找到了这个点,我用左边的这张图演示,我截下来报告的图,从退休收入结构开始来谈谈我国目前社保体系改革的两个重点或难点,作为我20分钟发言的题目。

---

我们截下这个图来自此次发布的指数报告，上图是1800人在职人员对退休收入的预期，下面这个图是200退休人员受访人员的实际退休收入结构，而上面是在职人员的预期。看完了觉得非常有意思，上图现实，对社会养老金的期望是在收入来源来面，依赖基本养老保险是72%，依赖储蓄的是66%，依赖商业保险61%，人寿保险35%，投资不动产、股票、住宅的，出租和抵押的19%，债券的15%，工作单位养老金计划包括企业年金12，人均保险的11%。

由此看来，我们中国人对金融依赖的基金很小，这是对我们在职职工调研的结果。退休200人的结果就更差了，48%的收入来源是基本养老，21%是商业保险，15是储蓄，13%是其他，2%是没有或无，1%是不知道。

我今天要发表这样一个言论：2014年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元年，其中，第二支柱的改革是一个重点，因为第二支柱的改革能否成功涉及到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否成功，有连带关系。所以我让今天的发布的联想更多一些，联想到第二支柱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是否成功。

企业年金了到底是什么状况呢？我们的企业是六万六千个，参加的职工是两千万人，基金积累是六千亿，这是截止到去年底的数据。我们领取基金的人是57万人、58万人。一次性领取的是37万人，分期领取的是20万人。你要知道分期领取的不是在金融市场的年金产品，而是由单位分开发给职工，一年给一些，怕一次性领取以后回家搓麻都输了，然后又到单位找领导，是属于企业领导想出来的一些办法。领取企业年金的加在一起不到60万人，城镇就业职工大约4个亿，60万人占多少呢？所以，显而易见，下面这张图退休人员的退休收入结构里之所以没有企业年金，这是非常正常的。这是我说这个调查结果是非常准确的一点。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调查结果告诉我们了，概率非常小，所以这两个图我核对以后，这个还是非常准确的。

我刚才说了，我这里还有两个调查指数做一个比较，一个调查是前些日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搞的一个大型年会上发布的一个分析报告，其中有个人基金投资者对养老金来源的调查结果。他们对养老金依赖的预期是怎么样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50%，企业年金11%，商业保险12%，个人储蓄23%，“房屋租金和其他”是4%。这个结果我认为也是比较可信的，因为这些受访者都是基金持有者，都是基金投资者，在这个群体当中，企业年金的依赖程度还是比较大的。再来看这个图，这是我们社科院去年跟平安养老一起开发的《中国职工养老储备指数调研报告》，你看看这些结果也是非常契合的：在对养老工具的充足度的认识中，第一个73%是对基本养老充足度的认识。在“个人期望的养老保险工具”这个调查中，出了基本养老保险以外，占第一位的是银行储蓄32%，个人商业养老保险18%，住房等不动产

---

是17%，基金是12%，股票是8%，子女供养是4.3%，债券是3%，长期护理保险是2%，等等。

这里，你发现有企业年金了吗？没有。为什么呢？企业年金知名度太低了，没有深入人心，深入人心的还是基本养老保险。以上是我用这三个指数比较以后我的一些感觉，这个感觉的结果有两点，这两点就是今天我发言的主题：

一、第二支柱要尽快解决好发展的问题。

二、第一支柱要尽快解决好它的财务可持续的问题。

我今天围绕这两点，做一个主旨发言。先讲第一点关于第二支柱尽快解决好发展的问题，先比较美国，这张图是美国65岁以上的一个统计数据，仰仗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占85%，也就是说，美国居然有15%的人没有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这个数是正确的，以前不相信，后来我信了，我看了一个报告，得克萨斯州教师职业年金的报告，这个数和那个数差不多，我还是信了。位居第二的是资产性收入，包括住房抵押是50%，第三是34%，这就是企业年金。第四位是工资收入，占20%，就是说美国65岁以上老年人还有20%需要上班养家糊口，这是美国人的情况。

美国人的收入结构告诉我们一些基本的事实，很有启发，所以，这里我想纠正几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建立企业年金会加大贫富差距。那么，建立企业年金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了贫富差距？几年来，我们的媒体和有关主管部门当中，一直有一种声音，误认为建立企业年金是富人俱乐部，将会加大贫富差距。那么你看一看美国的数据，建立职业年金是拉大了还是缩小了。

在分成四组的人群中，年收入一万六千七百美元以下的是一组，一万六千七到三万七千二的是第二组，第三组是从三万七千二美元到五万八千九百美元，第四组是从五万八千九到八万七千八百美元。在这四组人群里头，我们发现职业年金收入在第一组里是九千四百美元，第二组是一万五千五百七十，第三组是两万零六百一十，第四组是两万四千美元，于是，在这四组里，第一组的企业年金的替代率最高，是54%，第二、三和四组分别是40%、34%和28%。非常显而易见，对低收入组来说，企业年金对他们的边际效用是最大的，替代率也是最大的，这就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建立职业年金是有利于低收入群体的，而不是相反。收入越高的群体，企业年金的替代率就是越低的，这就是企业年金对公平性的贡献之所在，从这个角度讲，企业年金没有拉大收入差距，而是缩小了差距，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这种情况在中国虽然没有数据可查询，但肯定不是相反的，它是同向的，在中国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建立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对广大普通职工是有好处的，应该普及它。

第二个误区是基本社保的替代率以外还能有较大的提高。那么在中国还能提高吗？即使

---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规定，也就是50%，我们目前大约就是45%。如果不能提高，我们用什么提高大家的退休收入水平呢？我个人觉得不管是职业年金或企业年金，还是第三支柱的商业养老保险与储备，都应大力发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提高退休收入，扩大退休收入中的市场来源比重。可以这样认为，第一支柱的替代率很难再提高了，提高的空间不是很大了，我这样来判断是有一些根据的：有这样一个规律，大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一般来说50%上下，小国高一些，虽然这个规律也有例外，但是例外不多；即使有例外，情况也很不好，负担沉重，竞争力很差。根据这个规律，我觉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能否再大幅提高明显提高呢？很难。所以我觉得，退休收入的提高应该主要靠发展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

第三个误区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之后建立职业年金是优惠。其实不然，改革的抓手和前提就是建立职业年金，建立职业年金对于机关事业单位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和措施呢？改革后待遇水平不能降低，而只能由市场化的办法予以补偿，这个路子是对的。我觉得目前也是有一些误区的，甚至有一些微词。我今天在这里想对此做个解释，这是一个改革的前提，重要的还是要保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顺利。

第四个误区是企业年金市场的竞争是完全竞争的。这是有误解的。正确理解是，年金市场的竞争是有序的竞争市场，在促进企业年金发展的时候，还要把有形之手，就是政府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是所有后发国家采取的发展战略。在全世界各国，企业年金可分成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推动型的，一种是市场竞争型的。中国企业年金和第三支柱发展应该走政府推动型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发达国家。

反过来说，凡是成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采取的都是传统的竞争型道路。凡是后发国家，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采取的都是政府推动型模式。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要想赶上发达国家的第二支柱、第三支柱的发展水平，显然应该走政府推动型的道路。所谓政府推动型，就是有计划地建立大型一站式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形成有限竞争的一级市场，然后，在目前的这个具有资格的金融机构那里再形成一个较为充分竞争的二级市场。

我也有一些数据，比如说科索沃、拉脱维亚、马其顿、尼日利亚、克罗地亚、斯洛伐克、艾萨莉亚、俄罗斯、匈牙利等等，这些国家都是后发国家，都是新兴市场。在这些新兴市场的养老金走的都是政府推动型的，他们都是有计划地建立专业化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

我要发言的第二点是，中国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大家都是对第一支柱严重依赖，从观念上对国家的依赖都很大，但在现实上差别可能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跟我们20年以前计划生育时的宣传有些差距。所以，现在说政府推卸责任，这么说也不是找不到根据，网上还有照片。那时候宣传过了，现在是不推卸责任吗？这是有嫌疑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大

---

大家对第一支柱依赖很大。大家看到美国也是85%的人没有第一支柱的养老金。

那么，第一支柱建立好对中国来讲最要命的当前是什么呢？是公平性问题还是财务可持续问题？我认为，最大的公平性即双轨制正在解决，政府的决心很大，这一两年就会拿出顶层设计，就会实施改革，这个问题不是太难。更加困难的是财务可持续性，怎么解决好财务可持续问题呢？我认为，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处在于一个制度参数必须及时调整，制度结构必须深化改革，各项子制度必须尽快建立的三重任务交织的巨大压力当中。

第一条制度参数调整是指提高退休年龄，适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等等。

第二条制度结构深改是指个人账户比例，社会统筹的比例，13年的做个人账户的试点还能继续往前走吗？不能了，那怎么办呢？只能是结构性的调整。

第四条建立各项子制度太多，投资体制和正常待遇调节机制的建立等等。

但是，所有上述三条任务的执行，我们都遇到一个巨大的麻烦，就是我们刚刚经历了连续十年10%待遇的调整，大家的胃口吊的很高，期望值很高，对政府充满了期待。在本来就那么依赖第一支柱依赖国家依赖政府的情况下，现在更加依赖了，期望值更高了，在这个时候要调整这三个方面，那就要了命了，这就会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和观念冲突，这个冲突是巨大的，产生巨大落差。比如说，2005年社会平均养老金才是700多块钱，现在是2100多块钱，十年了，这个变化是巨大的，由此形成惯性也是巨大的。

为此，我建议要做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重建制度收入能力。我们制度收入能力是很差的，必须要重塑我们的制度收入能力。激励性不好，设计复杂，收益率太低，总之我们收入能力很差。

二、重建抵御老龄化的自动平衡机制。这个问题非常严峻，可以跟G8比，你看看这个表格和数据，我就不说了。这个方面有两条必须做，第一条应该重建待遇自动调节机制，还应该重建一个抵御老龄化的自动参数调节机制，三个参数应该联动，这个是没有的。

此外，我们要建立一个精算机制，你说将来没有问题，那你要拿出精算根据，用数据说话，你说制度不可持续，也应该拿出精算根据，你根本就没有精算根据，凭什么说好或不好？这是根本。下面也有些例子，我就不说了，我曾到过哥斯达黎加，这是一个470万人口的小国，他的社保局竟然有一个25人组成的精算处。而堂堂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多人口，我们这个处在人社部里面，只有三个人，比较起来，说明政府太不重视精算了，太不重视精算就说明太不重视财务可持续性了，报纸上各位领导说的那些好听的话都是在喊口号，没有科学依据，没有精算根据，否则，人家美国和哥斯达黎加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都比中国轻，但这两个国家为十几年里都存在收不抵支和基金枯竭的两个时点，为什么实行几十年计划生育

---

的中国就没有比他们的制度还要“结实”？这能讲得通吗？既讲不通，又没有数据支撑和精算做根据，没有说服力，所以，建立在没有数据支撑和预测基础上的顶层设计就失去了可信程度。

三、重新立法克服制度缺陷。比如说个人账户制度设计的“保输不保赢”提点，我觉得，如果按照三中全会《决定》说的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用三中全会《决定》来检查统账结合，就出现这个问题，是否需要制度重构呢？三中全会的《决定》说要“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社会统筹的部分也是非常要命的，比如说，统筹层次就是提高不了，一提高收入就有可能减少，加大支出压力。所以，从1991年到现在了，没有人敢提高统筹层次，也没人有这个能力去提高，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制度！但是，不提高也不行，制度运行的很多问题都出现统筹层次低下的上面，它派生出很多很多问题。所以，不敢提高，一提高收入就减少，刚下去就放上去了，这是一把双刃剑，改革欲改不行，欲罢也不止，提高统筹层次就处在这样一个闹心的状态。

四、重塑制度流程克服道德风险。我们的收入能力太差，相当一部分是道德风险导致的，在链条很长的流程当中，道德风险导致我们的收入跑冒滴漏太严重了。就是说分三档看，如果用正常的缴费收入减去正常的缴费收入，就会有赤字。第二档是正常缴费收入加上利息收入，这是符合国际管理的，但也存在赤字，收不抵支。第三档是如果用正常的缴费收入加上利息再加上“非正常缴费收入”，只有这样，才略有盈余。但问题就来了，非正常缴费收入大部分是“补缴”呀，量非常大，相当于每年正常缴费收入的10%左右。这是不正常的，文章很多，地方政府的猫腻太多了，严重透支了未来的制度支付能力，把定时炸弹给延期了。第四档是上述三块再加上每年的财政补贴，去年是三千亿，这就有大量结余了，皆大欢喜了。这就是每年官方公布的数据。所以我们的数据拿它来说事，让大家非常愉快，对制度充满信心。我觉得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很多危机，我们是学者，看到的还是危机，按照三中全会的说法，还是应该坚持精算平衡的角度来看问题。

五、重新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制度收入能力。一个是社会保险费的双重征缴体制，这很不利于我们制度收入能力的提高和收入的最大化。二是社保经办机构属地化管理，也不利于我们收入的最大化。还有很多没有理顺的地方，他们都不利于我们的制度收入能力的提高。

我的时间早就到了，不说了，就简单说到这里，谢谢！

## 问答开始

**主持人问：**首先请郑秉文先生介绍一下我们国家养老体系的趋势和挑战。

---

**郑秉文:** 这种问题是比较难回答的, 我的总体感觉是我们的决策层目前来讲有了顶层设计的意识, 这是个历史性的进步, 但还没有模式选择的意识。所以, 我们的福利制度的走向始终被拉扯着: 一个方向是社会上的需求, 社会舆论起了很大作用。另外一个方向是我们的决策层的改革设计。前者是民粹的, 后者考虑的是长期的利益, 所以, 这两个方向不是同向的, 是反向的。这样, 在这个左右拉扯的过程中, 结果就很难说了, 所以, 在没有取得社会共识的改革情况下, 我们的改革前途还很难说,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 连精算报告都没有, 怎么谈改革方案设计呢? 方案设计即使拿出来了, 也很难达成共识, 因为没有经过技术层面的讨论, 如果亮相就很可能引起争议, 这个争议会很大。所以说改革的前途、发展的趋势恐怕就是这样了, 正如我们所有领域的改革那样, 对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 保守的说你太右了, 激进的说你太左了, 决策者无所适从。听谁的呢? 最后, 还是听网络的吧, 看网络怎么说,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于是, 前年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就这样流产了。

**记者问:** 我的这个问题很适合郑秉文先生回答, 那就是关于养老保险免税延税怎么看待。

**郑秉文:** 去年12月份发布的103号文对企业年金的征税模式已经决定了, 它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徘徊、痛苦的选择, 最终落脚落在了EET这样一个世界上最流行的征税模式上。毫无疑问, 后端征税, 这是我们改革的一个巨大成就, 是三中全会一个成果, 也是新的领导集体在社保制度改革上一个姿态。本来这是一件好事, 但由于我们大的税制环境与此产生一些冲突, 导致这个税收优惠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尽人意, 非常急需其他的一些配套措施。所以在这个制度执行过程当中, 出现一些小问题, 这里我就不说了。我只是想借题发挥, 讲一讲单项改革与大法律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要是大的政策环境和立法体系没有一个非常好的匹配环境, 单兵突进的单个改革项目常常是难以成功的, 难以产生理想效果的。比如说, 多年之前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学者写了很多呼吁TEE税优政策这样的文章, 但是, 一旦EET政策来了, 却突然发现它不是很灵。这个政策是一个好政策, 但是为什么水土不服呢? 正如我常说的那样, 个人账户的引入在很多国家都是成功的, 但在中国就不是成功的, 那么, 为什么个人账户在中国失灵了呢? 20年以前我们的改革先贤们想不到的事情, 20年以后发现它是不行的, 账户做不实, 投资收益率太低, 在贬值等等, 存在很多问题。为什么不行? 和大的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 有的环境我们改革先贤们没有想到, 谁能想到连续25年、30年的经济增长高达两位数并导致社平工资连续30年两位数增长呢? 这样的大背景下, 账户资产的投资效率就须非常高才行, 否则, 就处于极大的福利损失之中, 引入个人账户就划不来了, 或引入个人账户处于就处于半流产状态, 骑虎难下, 从政府到个人, 从企业

---

到工会，没有人愿意做实个人账户，各个行为主体都千方百计想招，采取措施规避它，躲着它，所以，从1997年的26号文至今都17年了，从2001年辽宁做实账户试点至今都13年了，做实账户的困难极大，空帐一年比一年大，事实证明是做不实的。我觉得，目前出现的问题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时要采取紧急措施。还有一类是早就看到了想到了，但却是视而不见，躲着走。

养老金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已经有一百几十年了，面对这样一个成熟的技术，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正视这些问题，有些改革措施三中全会《决定》讲的非常清楚了，如果出台的改革方案还没有三中全会的《决定》好，那就太不应该了。

所以我觉得要把问题分分类，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改革项目做了梳理，分门别类地由不同部门去落实，有的还是需要有关部门去评估。我这里再次强调，不要总认为我们有时间，实际上没有什么时间了，改革的窗口在一年一年缩小，改革已经到了非常急迫的程度了，我们再也没有五年、十年的等待期了。2009年建立新农保以后改革窗口又缩小了。我们现在还有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改革窗口就越来越小了。福利制度是带有刚性的，一步走错了就需要很多年很多年才能回头。改革起来多难，有的问题我们看的清清楚楚的，可是还是很难，这种制度的建立是要认真对待的，这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郑秉文：**刚才这位教授说税优政策103号文是“伪政策”，这个说法有点太过了，因为这里有实录，我还需要再补充几句：103号文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它主要有两部分小问题，我就直说了。一部分是设计的时候存在的一些小技术问题没有考虑到，但这很容易修改，比如，免税额没考虑到，但免税额很小，只有几千块钱，这是小问题。一部分是更为重要的，那就是，这个政策出台以后，跟我们大环境的税制产生冲突。我国目前实施的是分项所得税制，个税在源头上就提前扣掉了，是代扣代缴，企业年金有的很高，退休时账户资产高达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适用的税率高达45%，比如说30万的企业年金，几乎要扣十二、三万元，这些钱就等于几十年的投资收益全都交给国家了，你拿回来的还是你的本金钱，就是平时每月的缴费钱。这样，这个税优政策就大打折扣了。但是，如果我们实施以家庭为基础的综合所得税制，每年底到时个人去报税，减去家庭的必要支出和税优政策，这时，家庭人口多就不一样了，在综合所得税之下，这个政策就非常好了。但是，这就需要一个完整的全国的诚信体系和税收记录，是终生的，否则，综合所得税制也难以实施。

我们的决策人是好心好意，我们的学界也是好心好意，但是没想到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后端如果是争的话，税率太高的，因为我们实行的不是综合所得税制，就是说，单兵突进大



改革，在其他改革不配套的情况下，它有时是有问题的，是失灵的，因为大的法律环境和大的政策背景与它相冲突，也就是说，改革一定是一揽子改革才是有效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这个政策是说“伪政策”，不能冤枉政府制订的是“伪政策”，这就太过分了，不是实事求是，政策面和学术界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福祉制度，但是没想到税制的制约问题。财政部也好，人社部和税务总局也好，他们要给大家做一件好事情，也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但是没有想到事情这么复杂。

会议报道链接：



**郑秉文教授在论坛中发表主题演讲**

---

## 声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简称“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英文为 The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urvey and Data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ICSD CASS, 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和领导的规模化、规范化调查、研究和咨询机构，是面向国内外各类政府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新闻媒体、社会团体的综合性信息发布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CISS CASS, 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 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究资源和人才队伍，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和“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联合发起设立，受“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直接领导，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工作论文》四项产品，2013 年 11 月开始发布《银华讲座》。其中，《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和《银华讲座》四项产品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社保改革动态》、《社保改革评论》、《工作论文》和《银华讲座》，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mailto: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北京 1104 信箱（邮编：100007）

**电话：**( 010 ) 64034232

**传真：**( 010 ) 64014011

**网址：**[www.cisscass.org](http://www.cisscass.org)

**Email:** [cisscass@cass.org.cn](mailto: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薛涛